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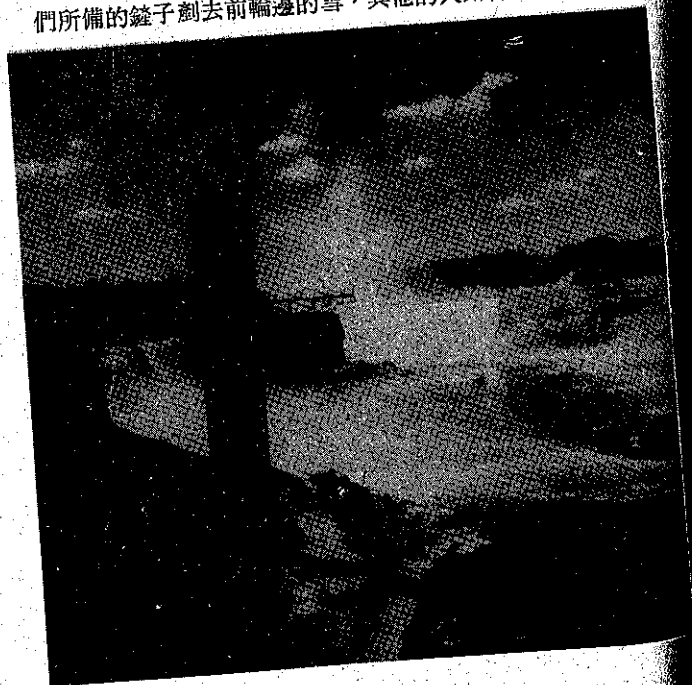
# 冬遊 尼加拉

在臺灣聽到「雪」，都會連想到橫貫公路上白皚皚，晶瑩瑩，十分令人嚮往的雪景。然而在美國北部提起漫山遍野的雪却往往，使人搖頭三嘆呢！走在冰路上光溜溜地，得隨時小心遭「四腳朝天」之殃；行在雪泥裡又舉足維艱，寸步難移，這還不打緊，最教人洩氣的是 High Way 往往被雪封位，行不得也。好地方不能去，觀不了光，假期也得守在家裡望天花板；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汽車走在冰路上戰戰兢兢，滑出公路或撞上了來車都非同小可。只有喜歡堆雪人，打雪戰的小孩及愛好溜冰滑雪橇的小伙子最期待雪的到來。而醫院裡 Fracture 及 Frost Bite 的病人也多了起來。

被雪關了好幾個禮拜，悵悶難消。好不容易過到了個風和日麗的週五，興緻一來，忽然想到白雪籠罩下的尼加拉大瀑布一定美得別有一番詩意，來個千哩長征必定很有意思。從 Pottsville 到 Niagara 即使時速六十哩也得十小時左右，何況往北走必有風雪之擾。正午一下班即匆匆把水果，乾糧裝上車，換上 Snow Tire，與沖沖地上路。61 及 81 號 High Way 前段除了路邊圍着積雪外，路面已被剷雪車清理乾淨，因此以時速 80 哩風馳電掣地往北衝，放眼遼闊壯麗的北國大雪原，不覺心曠神怡，飄飄然如御輕風。

然而好景不常，大約北行三百哩後，漸入冰天雪地，積雪愈來愈厚，公路邊圍成了兩道雪牆，由於雪愈下愈多，推雪車來不及清理，路面積雪被來往的車子壓成了長距離的溜冰場。愈往北走愈是陰霾密布，強勁的西北風呼呼地怒號著，方向盤必須緊緊地把持，否則極易被吹進路邊的雪牆，那可慘了。以前聽過「過來人」的經驗談，如今方領個中滋味，加之此時已是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有如世界之末日。雪確是下得蠻緊，車窗上快速的 Wiper 都來不及掃乾淨。忽然一陣邪風撲來，方向盤不管用，把車子扇偏了插進路邊的雪牆，欲『拔』不能，後輪子在光滑的冰面上碰々作響，車頭还是在雪壁的懷裡動也不動。幸虧後面趕上來的幾輛身子都停下來幫忙，有的從後艙裡拿出砂石灑在後輪下；有的用他們所備的鏟子剷去前輪邊的雪，其他的人則合力推車子，好

□ 斌 □



不容易才把車子『解救』出來，留不路邊一個凹洞，算是後來者的前車之鑑吧！

美國人，尤其是年青力壯的小伙子，確是很有助人於難的胸襟，雖是陌生人，事後也決不提及報酬。如果你的車子倒了霉，在 High Way 上拋錨，後面定有車子停下來分工合作幫你的忙，只要你在路上招呼。若他們解決不了的，更會進一步跑到最近的路邊電話站找你來拖車，救護車，修護車或驚車。有時，學生或年青人在路邊手拿一面牌子，上寫着他們要去的地名，若有往同一去處的車子，就下會停來讓他們搭個便車，在往尼加拉的路上，也遇到一對青年男女在寒風中跋涉，我們讓他們上車，談話中得悉他們是學生，遠從紐約來想一睹尼加拉的冬景。說到讓人搭便車，可得留意點究，否則遇上歹徒，要喊救命已來不及了。

車子開到 Syracuse 後轉接 90 號公路，這是一條要納「過路稅」的路（美國有不少很好的公路係私人建造，要收一段期間的過路稅以撈回本）。丟了 90 分錢人自動收費機，綠燈就自動亮結，表示『可行』也！確是一分錢一分貨，這條「稅」路上淨得多，推雪車嗡嗡叫，絡繹不絕地來回奔馳着。忽然靈機一動，踏緊油門追上推雪車，在推雪車後頭乾淨的路上緊跟著，至此始鬆一口氣，不再『滑雪』了。90 號公路又接上一段滿地雪花的 Local Way 才到達我們的目的地——Geneseo 大學城，那時已是午夜了。

翌晨起床往窗外一瞧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昨夜的漫天雪花已停了，留下一片耀目的銀色 Campus，美極了！昨夜的怒號狂風也消逝得無影無踪，大地放晴，艷陽高照，好像忘了昨夜的那回事，真是天賜之福。新添了兩位遊伴，大伙免趕緊整裝待發。在瀟灑攀談與悅耳的音樂中，我們很快地到達了久聞其名的尼加拉瀑布。遠遠就可望及如太空飛碟狀的尖塔，直往上冒的濛濛水氣，也可聽到如萬馬奔騰的瀑布吼聲。

尼加拉瀑布在美國東北 Ontario 湖邊與加拿大之交界處。美國人頗以此自豪，稱它為“King of power; Queen of Beauty”，瀑布附近架在河上的弓形霓虹橋，輕巧而富

詩意。Queenston Height Park 及高聳入雲的太空塔都在附近。這個聞名遐邇的勝地，春夏秋冬各有一景，而以冬景稀奇難得見到，因該地偏北，每臨嚴冬，交通常為冰雪所封。到了夜晚，更有彩色探照燈照射。色澤變北多端，氣象萬千，有「蜜月勝地」之稱。

此瀑布建於美境，要俯瞰全景必須到對岸加拿大那邊。美、加國界真是最平易的國界，看不到軍隊，也沒警察，只要拿出護照亮一亮，就可暢通無阻。先前的多少顧慮都成了多餘。車子停在加拿大岸邊，大家迫不及待地下車，但下車後才感覺到零下拾幾度的滋味，非皮衣手套加呢帽圍巾不可，觀賞了一段時間還得回到車裡暖一暖。太陽照在水氣瀰漫的瀑布上形成了七彩虹橫跨其上。水勢依然洶湧不因天冷而凍結，河上却滿佈着浮冰。遠遠近近的樹變成披上雪衣的冰樹，尤其在水氣迷濛的對岸更有如幻景。

勝景令人流連，但不得不趕路。下一站是多倫多，從尼加拉出發兩小時可到達，加拿大境內的 High way 確是比美國的路勝一籌，雪清理得甚是乾淨，然四野却是人口稀落的大平原。進入多倫可望到以前世界博覽會的舊址，各國特色的富麗堂皇建築物依然保存着，只是有人去樓空之感。繞了幾個彎就進入了 Chinatown，一提起 Chinatown 就連想到吃，也開始發理肚子正鬧空城計呢！這兒的 Chinatown 比紐約的乾淨多了，範圍之廣也可和紐約媲美，大家不放過機會，忙着採購食品。

回到 State University 住了一夜，朋友帶路開往百哩多外的 Cornell University，是這一所頗負盛名的古老大學，建在 Ithaca 大學城的丘陵地上，有點歐洲古城堡之色。這裡中國留學生不少。揮別了朋友們又開始上「如履薄冰」的征程，經過一次的磨練到底壯壯了此，到家時已是萬家燈火了。滑車於雪圍成的槽形 high way 上確是別有一番風味非禿筆所能盡其一、二，有志者不妨體驗體驗！還有銀色世界上的世界最大瀑布是曠世奇景，旅美諸君當不忘赴觀其壯麗！

